

边疆潜伏哨

叶蔚林 著



边 疆 潜 伏 哨

叶蔚林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組动人心弦的散文特写和短篇小说，共有“边疆潜伏哨”、“布谷鳥”、“越南姑娘”和“民兵队长一家”等八篇。作者热情地描繪了守卫在东京灣上、北侖河畔的边防軍战士的光輝形象；同时歌頌了他們在保卫祖国南部边疆的斗争中，英勇頑强、不惜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这些作品写得都相当清新动人，文字流暢，字里行間洋溢着濃厚的生活气息和优美的抒情色彩。

边 疆 潜 伏 哨

著 者 葉 蔚 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5/8 字数：87,000

1959年9月第1版

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40,000册

統一書号：10078·1007

定价：(八) 0.80元

目 次

臂章的故事 · · · · ·	1
英山港的主人 · · · · ·	18
一公里土地 · · · · ·	31
民兵队长一家 · · · · ·	39
边疆潜伏哨 · · · · ·	60
右谷鳥 · · · · ·	75
越南姑娘 · · · · ·	91
叛逆的山泉 · · · · ·	99
后 記 · · · · ·	111

臂章的故事

这倔强的姑娘，就这样凄然地望着我，哭了。泪珠象一串断线的珠儿滚下她的脸。好象坐在她面前的我，并不是素不相识的人，而是她的亲人，或者是兄弟。可以看得出她的眼泪决不是因为委屈和无能为力而流出来的。在她的眼泪中蕴藏了悲痛、怀念和一种火热的力量。她的脸上流露着从未有过的庄严而近似虔诚的神色……

我和她認識总共只有三天。但是，她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三天前，我帶領巡邏組來沙灣村一帶執行任務，任務是要在沙灣村和虎背嶺之間的山林區進行一次搜索。但這一帶地形是非常複雜的，於是，我就決定在沙灣村找一個可靠的嚮導。

巡邏隊到沙灣村時已經是半夜了。天下着細雨，我們摸黑找到了村長的家。敲開門之後，我馬上就把來意告訴了老村長。老村長盤算了一會，自語地說：“誰去呢？”顯然，他是在挑選一個最能幹的小伙子。

大門突然“嘩”的一聲打開了，一個人帶着一股強勁的海風闖了進來。風，撲滅了村長手裡的燈火。

“誰？”村長問道。

“我！”一位姑娘清脆的聲音。

“阿芳嗎？把門关上，有同志在這兒！”

“同志嗎？”姑娘驚喜地喊了一聲，沒有去关门，就走到我身旁來了。我努力想看清她的臉。但屋裡太黑了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只有她的眼睛在黑暗中放射著光彩。

“同志要找向导到虎背嶺去，你看誰去好吶？”村長用商量的口吻問她。

“村長，就我去！”姑娘用不容爭辯的口氣說。

我以為村長一定不會讓她去的，但出乎意料之外，村長卻說：“好，阿芳，就你去吧！”

“呃！”她高興地應了一聲就對我說：“同志，稍等一會，我就來。”話未完，身子一旋，就好像一陣風似的跑出去了。

“村長，她能行嗎？”我疑惑地問。

村長呵呵地笑了：“放心吧，准行，她是我們村裡最能干的姑娘，膽大心細，比小伙子都強。”

起初我還要求村長給我們換個小伙子，但我又覺得不信任這位姑娘是沒有理由的，於是，我默默地同意了。

我們開始上路了。姑娘背著一支步槍，披著蓑衣，走在最前面。天黑，下雨，路滑得使人不敢抬腳。但這姑娘卻走得利索，穩當，時不時站下來等我；或是用纖細有力的手拉我一把，低聲地說：“同志，當心！”走了一段路之後，我就完全信任她了，這是一個多好的向导啊！

就這樣，阿芳和我們共同度過了三天三夜艱苦的战斗

生活，她也和战士一样保卫着祖国的边疆。

阿芳是一位美丽，倔强，勇敢而又有着一顆富于同情心的姑娘。在这三天中，在极端困难和疲劳的情况下，我都没有看见她皱过一次眉头。她总是快活的，一休息下来就不断地和战士们说笑，轻轻地唱着优美的歌。要不就抢着去做饭，烧水。而同志们呢，也把她当作自己的同志和亲妹妹那样看待。在刮风的夜里，当阿芳熟睡之后，大家都把大衣盖到她身上；但是，在天明醒来的时候，同志们发觉大衣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盖回自己身上来了。阿芳呢，却悄悄地坐在一旁，轻轻地哼着歌，在黎明的微光中一针一针地补缀着战士们的衣服。

但有时阿芳却是沉静的。她会望着大海里的浪花出神，似乎在深深地思索着什么事情。

有一回我们休息的时候，我发觉阿芳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双手托着下巴，用深沉、严肃的眼光凝视着战士们。

我问她：“阿芳，你想什么呀？”

她笑了笑，走到我身边坐下，沉默了一会之后问道：“排长同志，你们的臂章代表什么意思呢？”

我很奇怪，她为什么会突然问这样一个问题。我不在意地回答说：“这是代表人民解放军的公安部队嘛！”

“不！我是说它为什么要这个样子。”

“哦！这是古代的人们打仗时用的盾牌的样子，它代表保卫的意思；就是说，公安部队是保卫祖国和人民的部队。”

“保卫，这当然很对，但再没有别的解释了吗？”

“难道你还有别的解释？”我笑着问。

“有的，排长同志！”她忽然抚着我胳膊上的公安臂章，轻轻地說，“你說它是盾牌的样子，我没有看見过盾牌。不，我觉得它象一顆心，一顆偉大的、高貴的心……”

這句話，两天来一直在我的心里縈繞。我想她說這句話是有原因的，也許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。

巡邏的任务結束了，我們就要离开沙灣村了，我代表同志們向阿芳告別。走进她的家，我看見她正伏在一張小桌子上写字。看見我进去，她合起本子，笑着迎接我。

“你写什么呢？”我問。

“把你對臂章的解釋記下来。”

“記下来干嗎？”

“不知道！說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人問我的。”

“可以看一下嗎？”

她把本子抱在胸前，想了一下，然后把它遞給我說：

“看吧！”

但是，当我翻开本子的第一頁，我就愣住了。我看見在扉頁上有一个已經褪了色的公安臂章，它給金色的絲綫端端正正地釘在上面。我覺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严肃的、代表着公安軍的榮譽的臂章，会落到这姑娘手里呢？是誰丟掉，或是有意送給她的呢？我用詢問的眼光望着这位姑娘。

她一点也不回避我的目光，怔怔地直視着我的臉；忽然，大顆的泪珠从她那长长的睫毛間不可抑制地涌了出来。

啊！在最疲劳、艰苦的时候，当她的脚給羊角刺割得鮮

血淋漓的剎那，這勇敢的姑娘都沒有眨一下眼睛。而現在，是什麼事情值得這快樂的姑娘流下眼淚呢？

“阿芳，你怎麼哭啦？”

“不！李排長，你別管我……”她抽噎着說，“這臂章是同志送給我做紀念的，它比我的心還要寶貴……你坐下吧！我從頭對你說……”

下面就是阿芳所說的故事：

“一九五二年的夏天，那時我还不滿十五歲。”阿芳抿了一下嘴唇，用袖口擦乾臉上的淚水，說道，“這裡才解放不久，壞分子還常在村子里搗亂，海上也不平靜，常有海匪打劫漁船；大家都聽說大軍同志好，我們全村人日夜盼着大軍同志能快點來。

“有一天早上，我剛起床。踏出大門就看見海灘上圍着一堆鄉親們，在熱熱鬧鬧地議論着什麼；我擠進人堆里一看，嘿！原來裡面站着三個大軍同志，滿臉笑容，穿着褪色的軍裝，象你們一樣也帶着公安臂章。當時我們都覺得很興奮，因為我們才第一次看見大軍同志呀！

“我跑回家，高高兴兴地告訴爺爺說：‘大軍同志到村里來啦！’

“‘是路過的吧！’

“‘不，他們要住在村里，哪兒也不去！’其實我並沒有聽說大軍同志要在村里住下，但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肯定地說出這句話。

“‘那就好羅！’爺爺直點頭，摸着胡子——他高興的時

候总是这样的。

“整个上午，我都在村长家門前走来走去。我真想看看大軍同志在做什么，但我又不敢；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輕輕地去推門，鬼知道門会‘啵啵’地响得这么凶。剛想跑开，村长就喊住我了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索性推开門走进去。

“我站在門檻上，大軍同志都瞧着我，我的耳朵发烧了，手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才好。我以为村长会罵我的，但他却說：‘阿芳，你来得正好！’

“‘什么事呀？’

“‘阿芳，大軍同志住在你家里好嗎？’

“‘好哇！’我說。高兴得真想蹦起来。但大軍同志都瞧着我，也就不好意思蹦了。

“‘爷爷喜欢嗎？’

“‘怎么不喜欢！’我歪着头嚷道。

“我和三个大軍同志从村长家出来。路上，我开始打量他們：一个是高个子，瘦瘦的，走起路来两条长长的胳膊摆得很厉害，活象一对船桨。另一个胖胖的，肩膀很宽，看起来浑身都有勁。不过最惹我注意的是紧挨着我走的那一个，他个子不高，眼睛又圓又亮，鼻子有点塌；他总是咧着嘴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，老象在笑。他走起路来一跑一颠的，一会儿蹦起来去扯垂在头顶上的树叶，一会又撿块石头去打野菠蘿上的麻雀。我瞧他頂好玩的，禁不住笑了。

“他回过臉来問我：‘你笑什么？’

“我没有回答，看着他那股假装正经的神气，我想：‘还是大軍同志哩，就象没有笼头的犏子似的。’我又笑了，笑出了声音。

“‘呃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’他揪了一下我的辮子問道。

“‘阿芳。’我回答。

“‘姓阿？这算什么姓！’

“‘不，姓罗，叫罗芳！’

“‘什么？什么籊籊？！’

“‘罗芳！’我大声地喊道。

“‘唉！籊籊！籊籊！干吗你不叫春箕呢？’

“我生气，也忘記他是大軍同志，就罵道：‘鬼喲！死馬溜！’

“他呢，反倒拍着手哈哈地大笑起来……吓得一群躲在葦草中的野鴨，嚇地鼓着翅膀。

“这样，他們就在我家住下来了，就在这个房子里搭了三个鋪。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，一个在这里正对着大門。开头小張睡在这个鋪上，后来他讓給老吳睡了。‘老吳胖，怕热。’小張这样說。

“白天，高个子李班长和老吳总是到虎背岭那边去，家里只留下‘小大軍’阿張(后来村里的人都这样喊他)。我知道他是很不愿意留在家里的。一天早晨，李班长和老吳走了，我看見小張同志却拿着一把扫帚泄憤似地打着一块石头；但过了一会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說：‘唉，不去就不去吧！’于是，他就扫起地来了。扫完了前屋的禾坪，又扫屋里

的天井，厨房，把东西一件件地摆好，干着活他就渐渐快乐起来了，撅起嘴打着口哨。热了，就脱下军装，穿着一件背心去挑水，直把两只大水缸挑满，然后就舀了一大瓢水大口地喝着，喝得那么甜，一串串的水珠顺着嘴角滴下来，混和着身上的汗，濡湿了整个胸膛。好象这劳累的工作对他来说，是一种享受，一种幸福。

“以前扫地和挑水都是我的工作，可是现在，小張都把它撂去了，起初我不好意思和他争，我只好隔夜就把扫帚和水桶都藏好。但鬼知道怎么搞的，第二天一早起来，却看见地又扫过了，水缸满满的，象两面又大又圆的镜子。我回头，看见小張同志挤着眼睛在笑。

“过些时候，我们熟了，我就对他提出意见说：‘你老抢我的活干可不行！’

“‘那怎么办呢？’他摊开双手说。

“‘我们轮着来。你一天，我一天。’

“‘值班吗？好极了！’他点头同意了。

“可是，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真正的轮流，只要我一动手，小張就来帮忙了，这还算什么值班呢！

“小張同志就是这样的人，不管别人做什么事，他都一定要帮忙；在村里住了不到十天，就差不多认识了大半的人。成天背着根步枪，一跑一颠地在村子里串来串去，一会儿在海滩上帮大家抬网，转眼又在替一个老太太挖红薯。有时你哪儿也找不着他，原来他坐在一个草堆后面，笨手笨脚地抱着个娃娃，在一本正经地逗他说话，身子向两边摇晃

着，活象一个小保姆。

“过了些时候，李班长召集全村的小伙子开了个会，准备成立民兵队。小張同志也忙起来了，成天和小伙子們混在一起，連吃飯睡覺都沒工夫。有一天早上，他起得很早，对我說：‘阿芳，今天你挑水吧，我要跟他們出海去。’

“‘出海？你不害怕？’我說，‘你会吐的！’

“‘不，你別吓我，反正不会把我的心吐出来！’他把双手抱攏在胸前說。

“正好那天有风，我真担心死了。到第二天晚上，出海的漁船回来了，我看見小張差不多是讓小伙子們抬上岸来的。回家躺下，他还是吐个不停，直把黃胆水都嘔出来了；他那丰满的臉消瘦了，白得象海里的浪花，泪水不断地从他双眼里涌出来。看着他，我心里怪难受的。我想：‘他再也不会愿意出海了。’

“但第二天一早，他却又出海去了，就好象完全忘記了昨天所受的折磨。晚上，小伙子們仍然把他背了回来，一連好几天都是这样。

“到了第五天，漁船靠岸的时候，我看見他第一个跳下船，搖搖晃晃，象喝了两桶三花酒似的跑上沙滩。我拦住他喊道：‘小張同志，別跑，別跑，要不你又要吐啦！’

“‘没有关系，阿芳，跑，快跑，告訴班长，我不吐啦！’

“他拉住我的手跑到家門口，站在李班长的面前，剛想說話，哇的一声却吐了李班长一身。但是小張同志倒好象不覺得似的，噙着泪水，笑着說：‘班长同志，我鍛煉出来了，

明天，我就可以領民兵隊到海上練習瞄準啦！’

“從此之後，小張同志就和小伙子們完全分不開了，好象他也是我們沙灣村長大的孩子，他愛小伙子們，大家也把他當作親兄弟看待。有一回，他拿了一件破得很厲害的衣服求我給補一下。

“‘你哪兒來這樣的衣服？’我問他。

“‘不是我的，’他說，‘是小龍的，你給補一下吧，明天出海他還要穿哪！’

“‘不！’我說。

“‘為什麼？’他似乎很驚訝地問。

“‘給他補衣服？我才不哩！姑娘們又要嚼舌頭啦！’

“‘你干嗎怕她們說閑話，幫助別人有什麼不好的？你不補拉倒，我來補！’說着他就走了。

“過了一會，我看見他坐在榕樹下面，很吃力地一針針補着。一會兒綫打結了，一會兒針又扎了手，給火燙了似的‘噓噓’地吹着。

“我笑了，對他說：‘讓我補吧！’

“‘不，我自己來！’他扭過身去，粗聲粗氣地說。

“我一下就把衣服搶了過來，拿到屋里去補。這時候，我才發覺自己從來也沒有關心到小龍——這個什麼親人也沒有的孩子。衣服破了，誰也沒有想到替他補一下。而小張同志卻注意到了。他和小龍認識才不幾天，而我呢，從小就和小龍在一個村子里長大的……不知為什麼，我忽然覺得很慚愧。

“又有一天傍晚，小張領着小伙子們打籃球，這玩意兒以前誰也沒有打過，打的人可多啦，足有二十幾個，看的人就更多了。小伙子們橫沖直撞的，勁頭很大。正打得熱鬧的時候，忽然有兩個人摔倒了，身體重重地摔在石頭上，只聽見‘哎呀’一聲，大家停下來一看，摔倒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小張同志和村里有名的冒失鬼——大海。大海的額角碰破了，血流下來漫在眉毛上。小張被壓在下面，顯然摔得更厲害。大家正要去拉他，他突然跳起來喊道：‘大海，快把手拿開，別摸，別摸，快包上。’他一面掏出一條毛巾迅速地扎在大海的額上，一面說道：‘看你摔的這樣，痛吧？不要緊，過幾天就會好的！’

“回到家，他臉色蒼白地走進廚房，手里拿着一塊白布，低聲地對我說：‘阿芳，幫我一下忙，把傷口扎一扎。’他脫下衣服，我看見他的左肩象刀砍似的破了一大塊皮，血滴滴的真怕人。我小心地替他扎好之後，他對我說：‘阿芳，可別告訴別人！’

“‘為什麼？’我詫異地問。

“‘班長知道了准罵我，又要我躺下了！’

“‘那好吧。’我點頭答應他。

“‘不，你得發誓。’他半開玩笑地說。

“於是，我就按照小孩子的方式發誓了——和他鉤了鉤手指頭，向天吐了口沫，還使勁地頓了一下腳。

“他呢，大聲地笑了，笑得又清脆又爽朗。

“當時我真想不通，為什麼他看見別人的傷就忘記了自

己的痛呢？为什么又不愿别人知道他受伤呢？这些我是在后来才渐渐明白的……”

姑娘说到这里，就沉默起来了；她低下眼睛，仿佛在回忆当时的情景。一会，才低声地继续说道：

“有一回，夜里，我的手给蜈蚣咬了，痛得我直噤。爷爷急得直跺脚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这时正好李班长他们回来了。小张同志一声不响，只在班长耳边说了句什么，班长一点头，小张同志就跑出去了。外面下着大雨，芭蕉叶子‘嘩嘩’地响着。

“天亮，小张同志回来了，浑身湿淋淋地闯进屋里来，急急地喘着说：‘阿芳，区里的医生没空，我把药拿回来了。你吃这个，敷上药膏，很快就会好的！’

“他把我扶起来，小心地替我敷上药膏，又象哄小孩似的要我吃了两包药粉。然后，他端了个小凳子坐在床前，象哥哥对妹妹那样地问道：‘好些不，还痛得厉害？’

“‘不，不那么痛了。’我感动得差不多要流泪了。

“他得意地点了点头，快慰的笑容出现在他那病态苍白的脸上。

“‘小张同志，你累了，你一夜没合眼啦，去睡吧！’我说。

“‘不，一点也不累，白天可不是睡觉的时候呀！’他仍然微笑着说。但静默一会之后，他却渐渐垂下头来，伏在床沿上睡着了，我轻轻地给他披上一件衣服。外面，天放晴了，早晨玫瑰色的阳光从窗户透进来，正射在他的脸上。他睡得甜蜜、安静。啊！只有心地善良的人，才会以这样自然的

姿态入睡的啊！

“几天之后，我好了，而小张同志却病了。他是那天给雨淋坏了的，感冒了，眼睛烧得通红。他又要我别告诉李班长，但这次我没有听他的话。他生我的气了，一连好几天都不和我说话……”

年青的姑娘说到这里忽然停下了，眼泪又开始在她的睫毛上闪烁；她掠了掠鬓发，变得非常激动地说：“啊！他就是这样的人。好象他时刻都忘记了自己，只是为了别人而活着似的。如果你诚心地对他说：‘小张同志，把你的心给我吧，我需要它。’我想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剖开自己的胸膛的。是的，有时他也会发脾气，但连他发脾气的时候也是惹人喜欢的。象这样的好人是不应该死的，他应该永远活着，这样，世界上的一切都会显得格外美好……”

“我爱海，从小就在海边长大，但是每当我看见它那汹涌无情的大浪时，我就憎恨它，因为它吞噬了小张同志的生命……即使我活上一百年，我也不会忘记那一天……那一天早晨，天气是很好的，太阳显得格外的暖和，海上风平浪静。

“小张同志对我说：‘阿芳，我要出海！’

“‘跟谁去？’

“‘一个人去难道不可以？’

“‘你一个人？那怎么行！你学会划船才有几天？我跟你一起去吧。’

“‘不，’他说，‘我要去东沙岛执行任务，中午准能回来！’